

## “谢晋片场”里的六个“瞬间”

西坡

2023年8月21日“夜光杯”刊登沈贻炜先生《谢晋的盛誉与苦恼》一文,让我猛然想起:今年是谢导诞辰100周年,而他下世迄今也有整整15年了。

我看到为沈先生大作(微信版)所配的一张照片,其说明文字写着“上虞谢家塘的谢晋电影艺术纪念馆”,感到十分亲切——那个地方正是我去过的。不过,几乎所有人都把它叫作“谢晋片场”——确实,这座集创意场景打卡、升级消费秀场、时尚博物体验于一身的馆所大门上方,明白无误地挂着“谢晋片场”的招牌。我猜想,“谢晋电影艺术纪念馆”,可能是个比较官方的名称。

片场,一般指演员演戏、拍摄影视剧的地方。上虞方面把一幢旧粮仓进行改建并冠予“谢晋片场”之名,可见“谢晋”两字在乡亲们心目中的分量。

“谢晋片场”收藏,展示了1800多件拍片道具。不过,谢晋很少拍都市家庭剧,而以野外取景为主;他拍的最后一部影片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片场里的“谢晋元素”最为突出的部分,是反映谢晋85年人生历程的85张照片,被赫然陈列在一堵墙上。当中有六个“瞬间”,令我感慨不已。

第一帧:谢晋穿着摄影服,在家乡的一排排酒坛前,一边开怀大笑,一边用右手做了一个好似“向前,向前,向前”的动作,活脱一个赤子模样。

坊间传闻,谢晋好酒,导致几个孩子不

同程度智力障碍。我以为,“势所必至”不能定——好酒者众多,最终遭际未必一如谢晋;“理所当然”未可否认——谢晋曾对贪杯后果有过自我检讨。欢乐英雄和悲情人物集于一身,那是热爱他的观众最能理解而又最为遗憾的。

第二帧:谢晋与儿子老四一起吃馄饨。画面中谢晋好像在谆谆叮嘱老四什么,而老四似听未听,注意力集中在碗里……舐犊情深,令人动容。谢晋说过:“智障并不是傻子,他们也有自己感情的表达方式,每次我回家,老四都会给我提前放好拖鞋。”他认为,自己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对孩子就有责任。

第三帧:谢塘家院中,谢晋兴致勃勃地与儿子踢球。

这帧与第二帧合在一起,完成了身心疲惫不堪的父亲对于智障孩子身心两个方面给予足够关切的拼图。无须过多渲染,一个负责任家长的形象,呼之欲出。

第四帧:谢晋在老家灶间下厨。

许广平生日,鲁迅送给爱人《芥子园画谱》一套并赋诗一首:“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寄画图娱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谢晋如果复制迅翁的“套路”,完全可以在他的影片拷贝上写上“献给……”可那就不是谢晋了。时空已经转换,江湖有言:“为爱的人下厨房,是对爱的最好致敬。”谢晋深谙其道,身处文艺界而显出最不文艺的一面,不能不说,中国传统伦理在

谢晋身上烙下深刻印记。

第五帧:谢晋携合作过的演员刘晓庆、祝希娟、卢燕、朱旭、吕晓禾、徐松子等回上虞参加活动。

那些名角几千里迢迢聚集于一个陌生小地方并为之站台,不看谢晋面子便能相约欣然前往?开玩笑嘛!谢晋的号召力及他对故乡的深情厚谊,不言而喻了吧。

第六帧:“游子回故乡,父老乡亲夹道欢迎”。

那是“谢晋片场”为照片写的文案。其实,说“夹道欢迎”,远远不够——此时此刻,屋顶上都站满了人啊!乡人用“粗暴”的方式迎接乡贤凯旋,说明他们非常了解“谢晋”两字意味着什么。被周氏兄弟推崇的明末王思任有句非常经典的话:“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同时,这里的人,还非常注重弘扬教化人心的精神力量,包括如何敬重、爱惜从家乡走出去的“英雄”。(郁达夫:“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听说,当地政府为征购“谢晋故居”的“尺寸”引发过争议,最终以较大的溢价拿下。他们有个共识:不管如今还是将来,谢晋对于上虞的价值,无法用钱估量。

谢晋生在上虞,幸;上虞拥有谢晋,幸甚。

的宣传短片,会场上的气氛庄重而热烈。

议程一项项地进行,终于轮到情景讲述的全部角色上场了。只参加过一次合练的摄影记者,一时想不起最后几句台词了,便机智地对着身旁的摄影记者喊了声“过”,引得台下在座的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大家被这真实而又轻松的氛围所感染。

“节目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看来新闻人还是擅长赶急活儿的。这几天多个部门通力合作,几位部主任还亲自操刀,赶制各类短片和演示文稿。时间这么紧,我们生怕完不成任务。”随着主持人宣布“活动到此结束”,大伙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能在自己的节日里为大家提振士气、鼓舞干劲,我们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看着眼前一张张青春的面庞,老记备感欣慰。一位年轻编辑在会上的发言,此时又在我的耳畔回响:“我们是时代的记录者,而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媒体融合风起云涌,我们感受到责任和压力。同时,我们也坚信,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 老记小记

王蕴祥

的环节一次通过,对一些需要花费心思的细节,大家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打磨。谁知“戏”刚排演了一半,采访部主任风风火火地冲进来,大吼一声“赶紧出发呀”,摄影和摄影记者立刻拎起舞台上的“道具”,一溜烟地消失在楼道尽头。

“这叫什么事嘛,刚凑齐了人,一遍还没有走下来呢。”总导演马上从台下抓来临时演员,自己还不时地跑到台上串场,总算是把这个节目磨了两周。

记者节活动下午2点开始。匆匆吃过午饭,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最后一次彩排。原先的替身,这回都换成了本人出演。全流程再次过了一遍,刚刚停当,宣传部和部门街镇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同事同行们已经把会场坐得满满当当。欢快的背景音乐,暖场



湖光山色

汤青 摄

## 風亭華

彭仁欣 书

生辉时,我们的心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被震撼。风拂过,树叶哗哗作响,一种前所未有的静谧气息,幽幽袭来,仿佛树已与众生融为一体。千百年来,树木都以亘古不变的情怀,默默地与土地山川同呼吸,那厚厚的被风摇落的叶片,化为尘土,铺在每一棵树的脚下,不说岁月,却又道尽了岁月。

也曾记得,那年我与银杏树相逢的场景,那是一个北方人初遇银杏的回忆。那满树金黄的落叶,摇着小巧的扇子,从枝头缓缓地飘落,它们安静地一片片落下,仿佛在给一个漂泊异乡的人,送来最温柔的关爱。而那时,正是我心绪烦躁时,人生陷入最深的迷茫,在异乡的飘零感,让我一度崩溃,在一棵树下落座,把头埋进膝前小声明咽,在所有悲伤都向我袭来之际,猛然间抬起头,发现正有一种如扇状的小小叶片,纷纷扬扬从树上飘落,它们

旋转飞舞,以飞翔的姿态投入我的怀抱,落在我的肩膀。我靠着那棵树,把脸颊贴近它的胸怀,泪水一滴滴落下,落在它那斑驳又粗糙的纹理——那是生命与生命的交融,树接纳了我的悲伤,同时也安慰了我的心灵。它仿佛用一种温柔的力量告诉我生命的坚韧与顽强。曾几何时,我们坐在厚厚的落叶上,畅谈人生;曾几何时,我们踩着铺满落叶的小路,与爱人手挽手,憧憬着未来;曾几何时,我们看落叶簌簌,如同欣赏斑斓的美景。可是后来,我们的生活仿佛只有忙碌,只有奔波。

“开门落叶深,不用做蒲团”,如果可以,就让我们在叶落纷纷时,坐在铺满落叶的庭院里,沏一壶热茶,静静地感受光阴的流转,看岁月把青丝染成白发,再在落日余晖中,携一个人的手,走进黄昏里的斜阳,走进落叶铺满的巷口,走进秋深里。

## “挤油渣”取暖

石少华

土坡,分两拨成一线。当人站稳了,便齐声喊“一、二、三”,就拼命相互推我搡,谁都不肯往后退一步,吭哧吭哧的阵势如同一群小猪拱墙,挤成一团。不一会儿,大家就浑身暖和了。可能是头上沁出的滴滴热汗如同炼猪油后剩下的油渣,挤压一下又能出不少油,所以人们把这个游戏叫“挤油渣”。

在学校,上早晨第一节自习课的时候,我们就不断呵着气,搓着手,跺着脚,跺着下课。

铃声一响,我们就像放飞的鸽子,一泄而出,三五成群地聚在墙角,开始“嘿哟,嘿哟”地喊着号子挤推。这游戏有趣,还能增加温暖,于是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了进来。挤的时候最怕被挤到靠墙的最里面,因

## 棉花轻弹时光暖

王奎

一把精致的大弓,一个磨光发亮的木槌,一副竹制的吊杆挑杆,一只整木的压盘,外加一些纱线、绒线等等,不错,这就是从前弹棉花的师傅差不多全部的装备了。他们或挑着担子,或背负工具,走村串巷,一路不停地吆喝:“弹棉花嘞!弹棉花嘞!”那像棉花一样蓬松、酥软的声音,给人带来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和舒坦。

那时的乡下,把弹棉花的师傅直接叫成“弹棉花的”,就像箍桶的师傅被叫作“箍桶的”、锡碗补锅的师傅被叫作“补锅的”一样。弹棉花的是很受农民欢迎的手艺人,冬春季节,农闲时分,有需要弹被胎、做棉衣棉裤的人家,就会把沿路招揽生意的弹棉花的喊上门。于是,歇后语中所说的“四两棉花八张弓——细弹(谈)细弹(谈)”的好戏就要开演了。

如果一定要给过去的老行当人为地贴一个标签,那么最富有诗意与温情的,非弹棉花莫属。在我童稚的眼中,弹棉花的就像乡村的魔术师,无论是扎马步、铺花弹动,还是上线、拉网到揉压成形,每一个步骤都有变戏法似的奇妙。转眼之间,原本还是原始粗糙的棉花成了云朵般的棉絮,经年之后变得柔软的被胎被弹得松软柔和。特别是那张大弓在弹拔的过程中,木槌轻敲作为弓弦的钢丝线,有节奏地发出“嗡嗡、嘭嘭、嘭嘭、啾啾”的声响,如同乐师在弹奏一曲美妙的乐章,那劳动的旋律伴着人们对幸福生活向往的音符,飞扬在农家院落,飘荡在大街小巷。

儿时的生产队里,长有大片的棉花田。收获的棉花大多要交公粮一样归集体所有,各家各户只能在年终计分时分得数量少得可怜的棉花。在那买布都需要布票的年代,棉花可是乡亲们眼中的宝贝,那是寒冬的太阳,那是腊月的暖,不允许有半点的糟蹋和浪费。大人会事先把家藏棉花里的棉籽一摘出来,用作种子,或者换、榨棉籽油。脱籽后的棉花用破布裹好,再用报纸包着,扎紧,吊挂在屋梁上,在有做棉被等棉物时才会取下来,交由弹棉花的千锤百炼。

## 鬻枣

刘世河

鬻枣,是我鲁北老家的一种叫法,也就是醉枣,还有地方叫酒枣的,但我还是执拗地以有唯鬻枣这个称谓才更适合它。

鬻字,在古语中的释义本来就指瓮一类的器皿,它还有个别称叫大翁坛子,说的正是这种嘴小肚大的陶制盛器。大翁坛子在我的老家就两种用途:大号的,有一米多高,用来储藏粮食,小号的用来腌制小菜或者咸鸭蛋,而其制作鬻枣则纯属挪用。犹记得彼时许多家庭都是一坛多用,而母亲却从来不会,她说装啥就是装啥,否则的话容易互相串味。

制作鬻枣的程序,并不复杂,但极讲究。首先是选枣,不但个头要够大、匀称,而且最好是用手一颗颗地从树上现摘,以确保枣儿的完好无损。因为这鬻枣相当娇气,倘若稍一大意,混进几颗破了皮的,那后果就是不但这几颗枣子会烂掉,而且还会殃及“近邻”,乃至整坛的枣子都要跟着遭殃。

除了完好无损,还有一点也尤为重要,母亲说枣不能等到熟透了才摘,而是七成熟最佳,留下三分让它自己在坛子里慢慢熟。吾乡有一句谚语“七月十五枣红脆,八月十五枣打净”所以每逢农历的八月初,便是选鬻枣的最佳时机。

摘枣的任务在我小时候都是由父亲来完成。后来我长大了,而且爬树相当敏捷,这才轮到我来担此重任。老宅的东侧是一个园子,也是我们家的小枣园。爷爷年轻时栽下的十几棵枣树,已经枝繁叶茂。一到仲秋,枣儿挂满枝头,这里便成了我们这几个小孩的乐园。至今忆起,恍如昨日。不由想到杜甫在回忆自己童年的情景时曾写道:“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看来,这诗圣当年也是一位贪吃大枣的顽皮少年。

枣摘下后,要去浮尘,但不可用水洗,而是拿一块半湿半干的毛巾逐一擦拭,然后摊开晾干。之后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入

印象中,郑渡街上有家固定的棉花店,郑家父子三人都以弹棉花为业,从不出门做营生。大姐出嫁时,母亲狠下一条心拿出家里所有“库存”的棉花,弹了两床新被子作为大姐的嫁妆。那一天,母亲带着二姐和我背着棉花去郑家棉花店,大老远就能听见清脆响亮的弓弦之声。走进店内,只见四处落满、飘飞着细密的棉絮,就连弹棉花的戴着帽子的头上、捂着毛巾的脸上,都是白花花的一片,猛一看,还以为遇上了雪地里的武士。现在看来,老式的弹棉花不仅仅只是个力气活,更是个技术活,若说成是艺术活也不过分。弹棉花时要求身稳、腰稳、手稳,道道工序一丝不苟都不能马虎。记忆最深的是上线。平时所用的棉线多为白色,作为新婚用的被胎里则少不了红绿两色线,也是图个吉利喜庆吧。那一天,弹棉花的在给我大姐的新被胎两面用五颜六色的纱线网织成大红“囍”字以及龙凤图案,十分美观、养眼。那一幕,我至今都不曾忘记。

从小到大,我所盖的被子都是母亲请弹棉花的上门用老法弹好的被胎做成的。出门读书那些年,母亲总要我弹一床新被子。寒冬腊月,钻进那满是阳光味道的被窝里,想想母亲以及与棉花有关的人和事,便觉得光阴无比温暖而亲切。为此,我还写了《被藏在被窝里的冬天》等好几首小诗,内心充满了对母亲和弹棉花师傅的感激。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如今的人们早已用上了羊绒被、羽绒被、蚕丝被等等,老式棉被胎不再招人待见,人工弹棉花也就渐行渐远,慢慢销声匿迹。某一天,在老家听到小喇叭里循环播放“弹棉花嘞!弹棉花嘞”的吆喝,母亲和我像遇见了久违的亲友。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对河南夫妇开着卡车走村串乡弹棉花。只是他们没有大弓和木槌等传统工具,弹棉花全是机器操作,连缝被、拉花等都由电脑控制……也许,手工弹棉花从此退出了生活的舞台,但儿时弹棉花那种特别的弦声却依然回响在小村上空,并在我的梦里,弹奏着一段温暖的旧时光。

坛。既然叫醉枣、酒枣,那与酒肯定脱不了干系,而且必须是高度的纯粮白酒,如此方能让人实笃笃地醉透,然后才会有入口便顿觉心脾皆醉的美味享受。

一大碗白酒摆在那里散发着清冽的光,母亲一次将大约十几颗枣浸在酒里,然后用小笊篱捞出,控干酒分,再轻轻地放入那个嘴小肚大的棕色瓷坛中。枣放到大半坛的时候,就不能再放了,母亲告诉我:“因为枣在坛里窖藏的过程中,会渐渐地膨胀,所以要给它们留出足够的空间才行。做人做事也一样,不可太满,要懂得留白。”

封坛也很关键,母亲先用双层麻叶将坛口严实地理包,再用线绳一圈一圈地扎紧,最后糊上泥巴,选一阴凉干燥的地儿一搁,就万事大吉了。

接下来就是我开始翘首企盼的日子了,差不多每天我都要偷偷过去看一眼,以慰馋心。

直到过了腊八,到处冰天雪地,市面上已鲜有水果的影子时,才是鬻枣出坛的时候。每次我都会屏住呼吸,迫不及待地守在一边等着母亲小心翼翼地砸开泥巴,揭开麻叶,一股浓浓的香甜之气随之扑面而来,每次我都会忍不住狠狠地先吸上一鼻子。

我们兄弟几个,每人捧着一个碗,等母亲逐一分发。每人也就七八颗的样子,但已经足以解馋了。母亲说,这次先尝尝鲜,留着那些过年时再吃。枣,谐音“早”,在家乡人的心目中,象征着幸福、美满和吉祥早日到来。许多重要的日子都少不了枣的身影,除夕守岁时,鬻枣更是必不可少的,寓意“春来早”。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十八岁那年冬天,在东北的鸭绿江畔空军某部服役,父母特意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从德州老家来部队看我。当时母亲就给我带来了一大袋子鬻枣,可给几个战友老乡一分,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我正在那里叹气,却发现母亲变戏法似的从包里又提出一小袋来,冲我诡秘一笑:“早就知道怕不够分,我特意又装了一小袋,你就可劲儿吃吧!”当时,我就激动得欢呼雀跃起来,真想扑过去抱着老母亲一口。

后来我一直在外地工作、生活,但只要回老家过年,母亲都会乐颠儿地搬出那个胖胖的棕色瓷坛,让我一饱口福,而且每次都是连吃带拿。再后来,园子里的那几棵老枣树,竟然开始相继“罢工”,枣儿挂得一年比一年稀少。而我回家的次数也越发地屈指可数,加上父亲年纪渐老,上树摘枣这活实在是在力不从心了,母亲便不再制作此物。

眼下,已然深秋,正是鬻枣在坛子里悄悄发酵的时候,可我知道这早已是不可能的了。但我还是依然很想尝尝鬻枣的味道,想母亲,还有那个胖胖的棕色瓷坛……

## 开门落叶深

高玉霞

“落花深一尺,不用带蒲团”,是晚清苏曼殊的诗,而前两句是“来醉金茎露,胭脂画牡丹”。意在邀人去喝画画,只因牡丹花开开落落,随时可以来打坐,不用再带蒲团来。读来,一时间觉得妙趣横生,意境优美。

如今,秋正深,落叶厚厚铺满了小路,这样的时节,是不是也可以与友人率性而坐,谈天说地呢。这样想着,想着,就觉得落叶若一尺深,也是极好的,可以坐在蓝瓦灰墙的天空下,悠悠悠悠地看看人间烟火。

去上班的途中,总会路过一户人家,蓝瓦灰墙,颇为古意,阳光晒在深幽的小院里,显得一切都那么美好,安然。特别是院中有两棵苍劲粗壮的梨树,高过了屋顶,遮住了整个院子。春天的时候,梨树开满了洁白的花朵,到了秋天,橙黄的梨子就缀在了枝头,香过了院墙,每次路过,我都能闻到淡淡的味道。等秋深时,则满院黄色的梨叶,在风里纷飞,那场景总觉得像一场浪漫的飞雪。

我总在想,如果在这样的小院里落座,该会拥有怎样慢的时光呢?在落叶铺满的院子里,喝一大杯热气腾腾的茶,看叶子缓缓飘落,只有风声只有叶子的起舞,这样的时光,该是多么令人向往啊!

更多的时候,我们沉醉于草木,是喜欢在草木幽深的气息中,找到生命最原始的味道与气息,就像一棵几百年的银杏树,当我们仰望它伟岸坚韧的树身,再看到它满树如金币般的黄叶,在璀璨的阳光下熠熠

“挤油渣”是我童年时在家乡常玩的一种游戏。

不知是谁第一个发明了这个驱寒的办法,大伙沿着墙根一字儿排开,背贴墙壁或